

《汪文摘谬》考*

武海军

内容摘要:《汪文摘谬》一书选文来源比较复杂,既有选自《钝翁前后类稿》,也有来自当时的碑文、稿本或抄本,成书年限当为康熙二十二年(1683)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写成以后、康熙二十四年(1685)《钝翁续稿》正式刊成之前,同时,该书与汪琬删订已作、追改旧作有密切关联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: 汪文摘谬 尧峰文钞 钝翁前后类稿 钝翁续稿 汪琬 叶燮

《汪文摘谬》是清代叶燮的文学理论著作,该书选取汪琬的十篇文章,逐段逐句批注,指出汪琬为文的谬误之处。该书在清代并未刊行,只有抄本流传,民国四年(1915)叶燮九世从孙叶德辉乃将家藏抄本刊行,并取缪荃孙艺风堂所藏抄本校其异同,使得是书广为流布。今余祖坤《历代文话续编》(凤凰出版社,2013年)首篇即录此书。

清人萧穆《敬孚类稿》中有“记《汪文摘谬》”一篇云:

吴江叶横山先生名与钝翁相埒,且相好。康熙己未,诏开博学鸿儒科,横山谓钝翁曰:“我二人在所必举,将应举乎?抑不应举乎?”钝翁曰:“宜不应,则名更高也。”横山信以为然,后钝翁竟应举入翰林,而名益显。横山艳之,知为钝翁所卖,遂大恚,因将钝翁所刊《类稿》大加指摘,作《汪文刺谬》二卷,将刊行之。钝翁闻而惧,介横山密友复修旧好云云……楚生出以相示,乃横山取《钝翁类稿》中最劣者如《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》、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……皆就原文逐段逐句标出而详驳之,充其所见,则《钝翁类稿》八十卷几于无一篇字句无可议者……钝翁晚年删订《类稿》,成《尧峰文钞》五十卷,于旧作亦颇有追改。余旧有此书,为闽人林佶手书上板,庚辰冬毁于火。后来外间竟未再见此书,不知此十篇之文从删,抑亦追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清代散文选本批评研究”(12CZW013)、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(2013M530415)阶段性成果。

改字句也?^①

此文对《汪文摘谬》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,叶、汪交恶及叶燮撰写《汪文摘谬》的原因是否如此,辩者甚多,莫衷一是,此不赘述。然萧穆认为《汪文摘谬》成书时间在康熙己未(康熙十八年,1679)之后、其十篇选文均来自《钝翁类稿》以及《汪文摘谬》与汪琬删订己作、追改旧作之关联等方面则还有诸多可考之处。

一、《汪文摘谬》的选文来源与成书年限

为方便论述,兹将《汪文摘谬》所选十篇文章的写作时间、刻本收录情况、《汪文摘谬》所选汪文与刻本的差异大小列表如下^②:

篇名	写作时间	刻本收录情况	与刻本的差异大小
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	康熙二十二年	《钝翁续稿》卷二十一; 《尧峰文钞》卷十	文题不同; 多有字句不同。
《送屈介子序》	康熙六年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卷二十二	基本同; 个别字词异。
《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》	康熙五年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卷二十二	基本同; 个别字词异。
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	顺治十六年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卷二十三; 《尧峰文钞》卷二十四	基本同; 个别字词异。
《金孝章墓志铭》照金氏墓版汪君亲笔录文	康熙十五年至十七年间	《钝翁续稿》卷二十四; 《尧峰文钞》卷十五	字句差异较大; 结尾处整段不同。
《吴公绅〈芙蓉江唱和诗〉序》	未详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、《钝翁续稿》、《尧峰文钞》均未见;李圣华《汪琬全集笺校》作佚文补录附后。	未详
《赠王贻上序》	顺治十六年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卷二十四	基本同; 个别字词异。
《〈泛雪诗〉序》	康熙十五年至十七年间	《钝翁续稿》卷十五; 《尧峰文钞》卷二十九	文题不同; 多有字句不同。
《〈唐诗正〉序》	康熙九年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卷二十八; 《尧峰文钞》卷二十六	基本同; 个别字词异。
《送徐原一归昆山序》	顺治末前后	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卷二十二	《摘谬》全文未录,只有摘谬,无从比较。

从表中可以看出,《汪文摘谬》所选十篇文章与萧穆所说的“因将钝翁所刊《类稿》大加指摘,作《汪文刺谬》二卷”有较大出入,其选文来源比较复杂:

^①萧穆:《敬孚类稿》卷九,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刻本。

^②参考李圣华:《汪琬全集笺校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年。

第一,《送屈介子序》、《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》、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、《赠王贻上序》、《〈唐诗正〉序》等五篇文章,均收录在《钝翁前后类稿》,且与《钝翁前后类稿》文本基本相同,只有个别字词差异。可以认定这五篇文章即选自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。《送徐原一归昆山序》一文,《汪文摘谬》全文未录,只有摘谬,无从比较。但其收录在《钝翁前后类稿》,也可类推认定其选自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。第二,《吴公绅〈芙蓉江唱和诗〉序》一文在现行汪琬的诸多刻本中均未见,不知从何而来。李圣华《汪琬全集笺校》作佚文补录附后,其文献来源即是《汪文摘谬》。第三,《金孝章墓志铭》则在标题下明确标示:“照金氏墓版汪君亲笔录文。”^①是从金氏墓版上直接抄录下来的,此文虽收录在《钝翁续稿》卷二十四,但两者在文本上有较大差异。第四,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、《〈泛雪诗〉序》分别收录在《钝翁续稿》卷二十一、卷十五,但与《汪文摘谬》所选文本有较大差异,有的甚至数句不同、整段各异,甚至连文章标题都不一样。

从文本差异来看,选自《钝翁前后类稿》的文本差异较小,选自《钝翁续稿》的文本差异较大。叶燮要批评汪琬的文章,首先毫无疑问应当从其公开刊刻的文集中选择文本,因为公开刊刻的文集已经公之于众,大多数文人学者皆能看到,而且文本无法随意进行删改,这样对着黑纸白字的批判容易做到有的放矢,更加具有说服力。当然,为了达到全面批判的目的,叶燮也会从已经流传开来的汪琬文章的碑文、稿本或抄本中选择自己需要的文章来进行批判。因此要解释为何《汪文摘谬》所选的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、《金孝章墓志铭》、《〈泛雪诗〉序》三篇文章与刻本会有较大差异,且这三篇文章均收录于《钝翁续稿》,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叶燮撰《汪文摘谬》时没有看到《钝翁续稿》的正式公开刻本,或者说叶燮撰《汪文摘谬》时《钝翁续稿》尚未正式刻成,所以叶燮无法从《钝翁续稿》选自正式刊刻的文章来摘谬,只好从当时的碑文、稿本或抄本中选择此三篇文章的文本,所以《金孝章墓志铭》会标明“照金氏墓版汪君亲笔录文”。

当然,这种差异也与其成书年限密切相关。《钝翁续稿》卷十五有《续唱和诗序》,其中有云:“顾有公绅、覲侯二子,家于洞泾之西,与予庐最迹。二子者皆好为诗,清新秀整,騷騷乎造于诗人之域,此亦一乡之杰出者也。先是,尝刻其唱和稿,既命予序之矣,而二子者复续为之不已,所学愈进,而所赋愈工,予甚叹而服焉。”^②这里提到(吴)公绅“先是,尝刻其唱和稿,既命予序之矣”,而后又“复续为之不已”,故又作《续唱和诗序》。可见此《续唱和诗序》即是《吴公绅〈芙蓉江唱和诗〉序》的续篇,那么《吴公绅〈芙蓉江唱和诗〉序》应排在此文之前,此文才可直接命名为《续唱和诗序》,李圣华《汪琬全集笺校》说《续唱和诗序》作于康熙十五年之后,而从“二子者复续为之不已,所学愈进,

^①叶燮:《汪文摘谬》,民国四年(1915)长沙叶氏刊本。

^②汪琬:《钝翁前后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》卷十五,清康熙刻本。

而所赋愈工”这样的语句可以判定:《吴公绅〈芙蓉江唱和诗〉序》也当作于康熙十五年之前后。因此很容易看出,《汪文摘谬》所选汪琬十篇文章,最早的写成于顺治十六年(1677),最晚的写成于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所以首先可以判断此书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以后。

汪琬的著述版本甚多,二种为要:1.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六十二卷,康熙十四年(1675)开刻,康熙十五年(1676)刻成;《钝翁续稿》五十六卷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开刻,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刻成。后合称为《钝翁全集》。2.《尧峰文钞》五十卷,汪琬晚年亲手删订,康熙三十二年(1693)林佶写刻本。《钝翁续稿》在《钝翁前后类稿》后九年刻成,但因两书后合称为《钝翁全集》,故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、《钝翁续稿》刊成年代的差异往往容易被人忽略。结合前面关于文献差异的论述,可以进一步认定叶燮撰写《汪文摘谬》时《钝翁续稿》尚未正式刻成。

二、《汪文摘谬》与汪琬删改己文

汪琬“性狷急,动见人过,交游罕善其终者。又好诋诃,见文章必摘其瑕类,故恒不满人,亦恒不满于人”^①,汪琬早期对自己的诗文也是颇为自信的,他在康熙十四年(1675)为《钝翁前后类稿》所作的《钝翁自题类稿六则》中有云:“吾读书虽少,自有师承,诗文用事、用字不敢苟且。其间小小抵牾,或非漫无根据。亦如前贤用渡河则承《集异记》之谬,如皋则承江总诗之谬,昌阳则承陶隐居《本草》之谬之类是也。前车可鉴,戒勿为我润色改窜。”^②明确指出自己的诗文即使有些小小抵牾,也不是他本人的讹误,而是有所本、有根据的,所以自己的诗文是不能随意润色改窜的,表现出相当的坚定与自信。而汪琬晚年却将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、《钝翁续稿》一百一十八卷手自删汰为《尧峰文钞》五十卷,删汰文章甚多,不少篇目文字也多有改动。正如萧穆猜测,叶燮的《汪文摘谬》与汪琬删订己作、追改旧作是有密切关联的。

《汪文摘谬》一书从文章标题、字法句法、篇章结构、行文立意、文品人品等方面对汪琬展开了全方位的激烈批评,认为汪琬“行文无才,持论无胆,见理不明,读书无识”^③。如前所述,《汪文摘谬》中的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、《金孝章墓志铭》、《〈泛雪诗〉序》三篇文本虽收录在《钝翁续稿》中,但这三篇文本与《钝翁续稿》都有较大的差异,除了叶燮撰写《汪文摘谬》因未看到《钝翁续稿》的正式刊本而用的是当时的碑文、稿本或抄本之外,汪琬在正式刊刻《钝翁续稿》时对这些文章的部分字句作了删改即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,这些删改使得叶燮的部分批评落在空处,无的放矢。

①永瑤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三,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②汪琬:《钝翁前后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》卷首。

③叶燮:《汪文摘谬引》,《汪文摘谬》卷首。

如《汪文摘谬》中《金孝章墓志铭》中末段云：“晚而自号耿庵，又尝额堂名曰‘孺宜’以志之。嗣后先生次子侃，亦善承先生意。吴中数相称述，以为先生积善之报也。”叶燮批评这段说：“‘亦’字是何文理，岂文中先有一人善承耶？”、“篇中并无一字叙述善如何积，如人世造福等事，篇终入‘积善之报’四字作大结，真堪喷饭，丑极矣！”^①而这段文字在《钝翁续稿》刻本中则为：“晚而自号耿庵，又尝自书其堂额曰‘孺宜’以志之。铭曰：于学则丰，于德则崇。不逮于用，维时之穷。庭有幽兰，先生所艺，篋有奇字，先生所制，潜光隐曜，后人是诒，后人其昌，斯石识之。”^②根本就没有“嗣后先生次子侃，亦善承先生意。吴中数相称述，以为先生积善之报也”这几句，叶燮的这些批评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。又如《汪文摘谬》中的《〈泛雪诗〉序》有云：“中间泥泞逾数尺不止，两旁积冰如山陵……雪花如掌大，声发林木间，俨然猿啼鬼啸。”叶燮批评云：“若论文笔，则铺叙形容处，无一非俗笔，章法、句法、字法极似小说，又似烂恶尺牍。试问大家有此文笔乎？殊欲令人掩耳掩鼻也。”^③而这段文字在《钝翁续稿》刻本中则为：“中间泥泞逾数尺，左右冰陵如山……雪花甚猛，声发林木间，俨然猿啼鬼啸。”^④显得更加雅洁，不似前段有琐屑之嫌，叶燮的批评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了。

汪琬晚年删订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、《钝翁续稿》一百一十八卷为《尧峰文钞》五十卷，《汪文摘谬》所选十篇文章，在《尧峰文钞》中仅存五篇：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、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、《金孝章墓志铭》、《〈泛雪诗〉序》、《〈唐诗正〉序》，其五篇均被剔除，删汰十分之五。其中《汪文摘谬》与《钝翁续稿》文本差异较大的三篇《陈文庄公祠堂庙碑记》、《金孝章墓志铭》、《〈泛雪诗〉序》均保留下来。

《尧峰文钞》对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、《钝翁续稿》中保留下来的文章也多有删改，其中也可看出与《汪文摘谬》的关联之处。如《钝翁续稿》中《金孝章墓志铭》中有一段云：“少从其父宦宁夏，往来燕赵间，驰骋游猎，颇任侠自喜，方辽左多事，为诗歌，多愤懑激烈，闻于诸边帅，争欲延入幕府。”叶燮摘谬曰：“此处先提为诗歌，看后作何层次？”又有一段叙述金孝章的书法云：“晚益自名一家，兼工诗、古文词。”^⑤《汪文摘谬》中此段文字亦如是，叶燮批曰：“前段已提出为诗歌，此处又云‘兼工诗、古文词’，一事两现，略无章法叙次。”^⑥而此段文字在《尧峰文钞》中则删订为：“少从其父宦宁夏，往来燕赵间，驰骋游猎，

①叶燮《汪文摘谬》之《金孝章墓志铭》批语。

②汪琬《钝翁前后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》之续稿卷二十四。

③叶燮《汪文摘谬》之《〈泛雪诗〉序》批语。

④汪琬《钝翁前后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》之续稿卷十五。

⑤汪琬《钝翁前后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》之续稿卷二十四。

⑥叶燮《汪文摘谬》之《金孝章墓志铭》批语。

颇任侠自喜,方辽左多事,诸边帅争欲延入幕府。”^①将有关诗歌的内容删去,叶燮的批评也就成了无的放矢。

当然,汪琬对叶燮的批评并不是照单全收的,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。《汪文摘谬》在《〈泛雪诗〉序》中批评汪琬之为人云:“此公生平每以进士仕宦沾沾自衒,时时于文中见之:一则曰‘予未第时’云云,再则曰‘余成进士归’云云,即如渠集中《史兆斗传》云:‘余举进士归,兆斗数来访余,余因报谒至其家,家在委巷中,予屏车从,徒步而入。’读至此,不觉失笑。古者诸侯造士之庐,其下贤之诚,方有‘屏车从,徒步’等语,史册以为美谈。汪君此时不过一进士耳,何至于乡井之间,作如许面目态度乎?此等语,十篇之中不啻再三见,如穷子暴富,不自禁其足高气扬也。”^②批评汪琬每每以进士足高气扬甚苛,而《尧峰文钞》中《史兆斗传》文字依旧,没有删订。《汪文摘谬》批评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的文题不对云:“当云‘送魏光禄乞允归终养序’,则题与文一贯,题目何等正大。今曰‘归蔚州’,光禄,州人也,篇中言其归养,并无一字涉及蔚州,则题标其归,不必标其所归之地,今乃与《送归盘谷》一例,则不合,此题之谬也。”^③而《尧峰文钞》仍题为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。

三、《汪文摘谬》的文献价值

首先,叶燮是与汪琬同时代的人,其《汪文摘谬》的成书时间在汪琬去世之前,所以这十篇汪琬作品的文本不管是来自《钝翁前后类稿》,还是来自当时汪琬作品的碑文、稿本或抄本,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。李圣华的《汪琬全集笺校》即将《汪文摘谬》作为汪琬作品的重要校勘资料来使用,其中《吴公绅〈芙蓉江唱和诗〉序》一文在现行汪琬的诸多刻本中均未见,李圣华《汪琬全集笺校》将此文作为汪琬佚文补录附后,其文献来源即是《汪文摘谬》。

其次,叶燮的《汪文摘谬》本身即是一篇重要的散文理论著作文献,从叶燮对汪琬的批评中可以窥见叶燮的散文理论思想。叶燮的诗论及其诗论专著《原诗》颇受学界重视,研究者甚多,而对其散文理论的研究甚少,《汪文摘谬》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。郭绍虞编选大学国文教材《学文示例》,即从叶燮《汪文摘谬》中选取《送姚六康之任石棣序》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《金孝章墓志铭》等三篇文论文献,以为学子为文法则^④。同时这篇文献也是探讨叶燮与汪琬学术论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文献。

最后,《汪文摘谬》也是探讨汪琬删改己文、删订《尧峰文钞》的重要资料。从《汪文摘谬》、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、《钝翁续稿》、《尧峰文钞》的文本差异

①汪琬:《尧峰文钞》卷十,康熙三十二年(1693)林佶写刻本。

②见叶燮《汪文摘谬》之《〈泛雪诗〉序》批语。

③见叶燮《汪文摘谬》之《送魏光禄归蔚州序》批语。

④郭绍虞编:《学文示例》,开明书店,1941年,第27-36页。

可以窥见汪琬删改己文的轨迹。汪琬晚年删订《尧峰文钞》后作《删校尧峰诗文钞有感》诗云：“纷纷轻薄共沉沦，力障狂流仗一身。举世岂容无定论，异时方解忆斯人。文章自可让余子，学术要须趋大醇。灯火青荧人迹绝，夜窗独与圣贤亲。”^①这首诗歌或许是汪琬对《汪文摘谬》的一种最好回应。沈德潜《叶先生传》云：“后钝翁没，先生谓‘吾向不满汪氏文，亦为其名太高，意气太盛，故麻列其失，俾平心静气，以归于中正之道。非为汪氏学竟谬戾圣人也。且汪没，谁讥弹吾文者？吾失一诤友矣！’。因取向时所摘汪文短处悉焚之。”^②也可看出叶燮对自己写作《汪文摘谬》的一种复杂心态。

【作者简介】武海军，男，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。研究方向：明清散文。

①汪琬《尧峰文钞》卷末。

②沈德潜：《归愚文钞》卷十，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教忠堂刻本。